

上博玉雕精品鲜卑头铭文补释

王正书(上海博物馆 副研究员)

我国早期玉雕带扣存世极少,目前见于报道的仅3件,一件为洛阳东关夹马营路东汉墓出土,报告中误称为玉佩饰^[1];一件由台北故宫博物院早年收藏,记录于第101期《故宫文物月刊》;另一件为传世实物,现由上海博物馆珍藏^[2](图一)。后者虽非出土,但它长期以来作为我国南朝时期的典型玉器屡见于重要著录,如《中国玉器全集·南北朝卷》、《中国古玉精华》等。其实该器的确切制作年代是晋而非南朝,我们在其自身铭文中便可稽考。而且带扣铭文“袞带鲜卑头”之称谓,也正说明我国汉代以后流行的这种带扣实起源于北方游牧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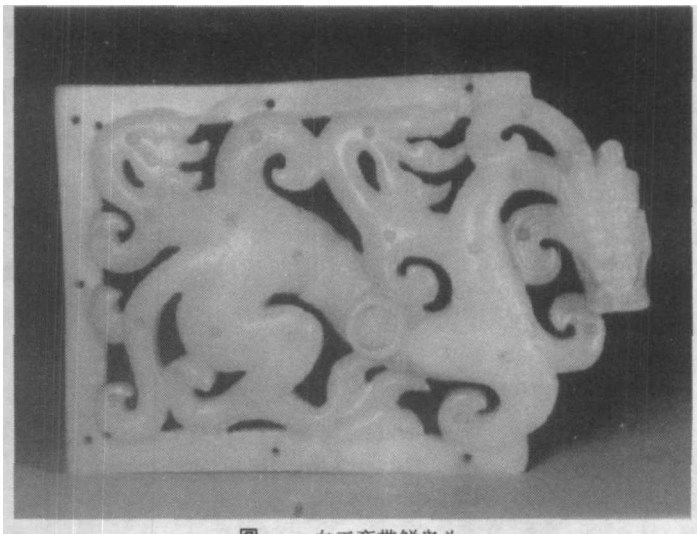
这件带扣的制作年代前人已有过探讨,一说为南朝宋文帝元嘉七年,惜撰文者未能对铭文作全面观察,以至造成疏误^[3]。另一说由孙机先生按其器型特征,将其归入“晋式带扣”凡例^[4],由南朝而入晋,至少提前数十年之久。此用器物类型学原理进行排比得出的结论,虽至今尚未引起玉器研究者的重视,但完全与史实相符。今稽索其铭文,其结论是科学的。

带扣铭文分左右两行竖列(图二),兹作隶定如下。

左行22字:“将臣范许,奉车都尉臣程泾,令奉车都尉关内侯臣张余。”

右行24字:“庚午,御府造白玉袞带鲜卑头,其年十二月丙辰就,用工七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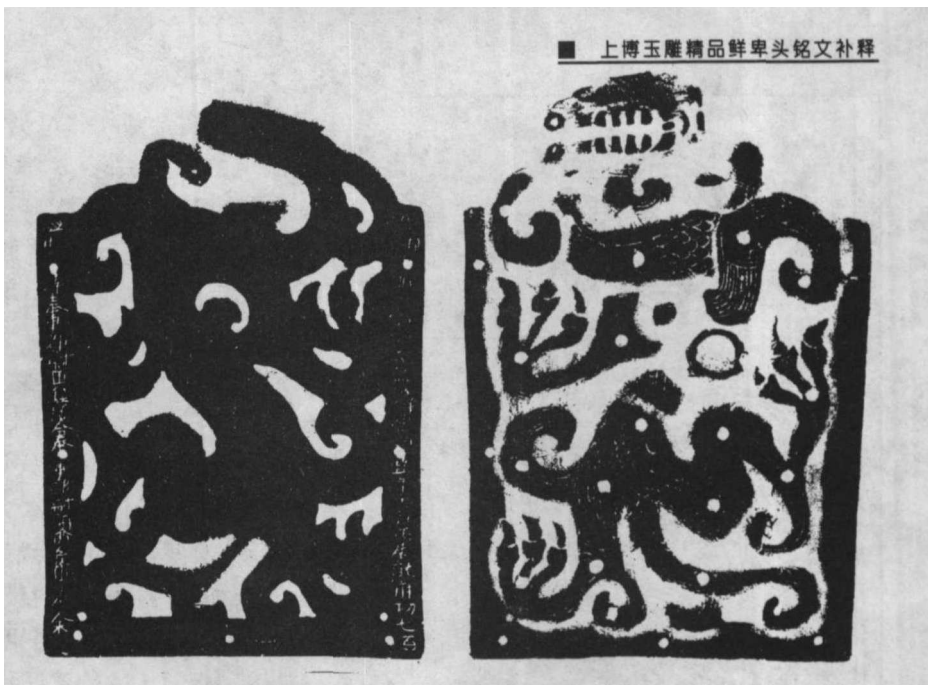
经审视,铭文文字尚有漏缺,如左行,所列人名有范许、程泾和张余三人,姓氏前均有“臣”字,这是在职官吏在皇恩浩荡下的自称。臣字之前注“将”、“尉”、“令”、“侯”之官衔,表示了各人具体的职级和职务。如“关内侯”是



图一 白玉袞带鲜卑头

图二

白玉袞带鲜
卑头正面龙
纹与反面铭
文拓片(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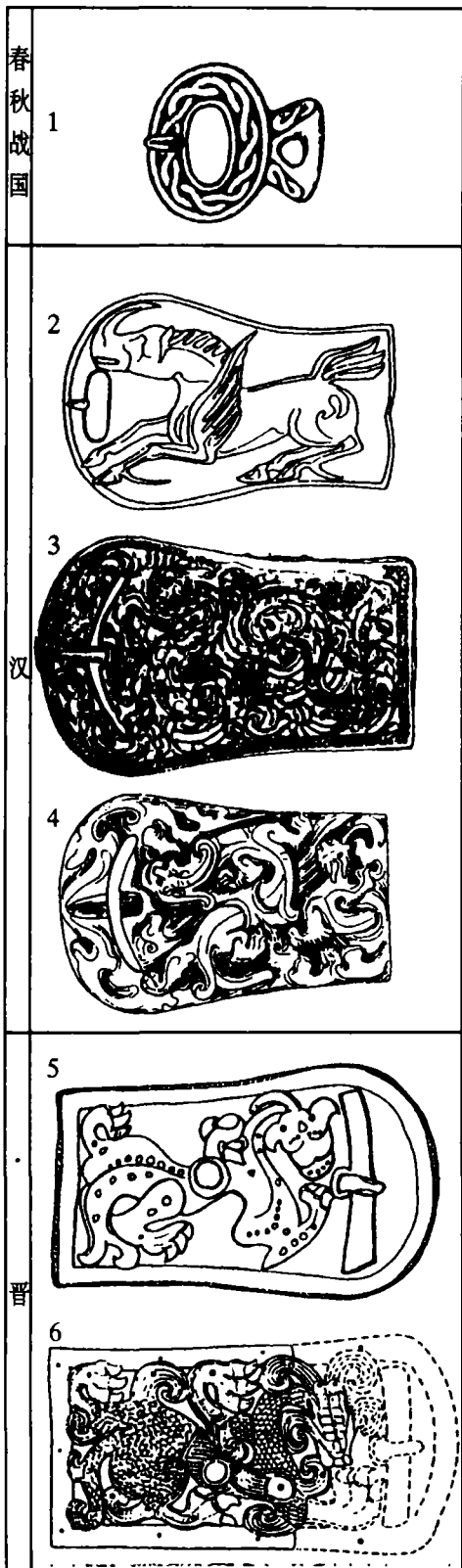
指寄食于关中地区有侯爵而无侯号的虚职。“奉车都尉”是负责陪奉皇帝乘车輿的职官。“令”也是古代政府部门的一种职务，因管理内容而定，如“尚方令”是专门制备宫廷器用的机构，“车府令”是专掌皇帝之车輿的机构。在左行铭文中，惟独“将”字前无职官名，推敲原物，发觉此处断面明显，文字已缺失，故“将”为何职只能通过史籍加以补阙。

上海博物馆珍藏的这件带扣横残长9.5、纵宽6.5厘米，形体大且边框薄，显然它不适宜作日常生活束缚用，而应当归属礼仪类用器，或是特定场合表示身份的器物。今按照铭文“奉车都尉”一职的职务性质稽索，以陪奉皇帝乘车輿之职官应属“銮仪卫事”一项。而中国古代自汉设置到南北朝期间，惟有晋代职官中设掌“銮仪卫事”一职，钦定一人以王公大臣兼管，属正一品，其职称为“督摄卤簿典兵中郎将”^[5]。史载此职还附设“銮仪使”二人，职称为“奉车都尉”。“銮仪使”之后，从属职官颇多，其中最低一级为“车府令”。以上“将”、“尉”、“令”之排列，完全与这件带扣铭文所列官衔相符。以此可证该带扣左行首列范许其人，实为晋代专掌銮仪卫事的大臣，职务全称应为“督摄卤簿典兵中郎将”。而

“将”字前缺文达8字之多。

从左行铭文稽索得知，带扣是晋代作品无疑。那么究竟是西晋还是东晋？遗憾的是右行铭文同样缺失，不见国号年号，仅见“庚午”干支。今查晋代纪年，历“庚午”十二月逢“丙辰”日者，一为西晋怀帝司马炽永嘉四年(311年)，另为东晋废帝司马奕太和五年(371年)。此孰前孰后，实难找到绝对决识的依据。

按右行题识内容分析，我们当思考以下两点：一是此白玉带扣指明是“御府”造作；二是带扣被称之为“袞带鲜卑头”。“御府”的职责如同清代设置的宫廷内务府，它是专为皇室生活起居服务的特定机构。晋代内务府总管为“少府卿”，其下设专掌库储的“广储司”，晋时即被称之为“御府令”，以此可知这件白玉带扣必是晋皇室用器。铭文刻辞“袞带鲜卑头”就是《楚辞·大招》王逸注所说：“鲜卑，袞带头也。”袞带即革带。历史上汉人用语凡革带之束具或称“扣”或称“钩”，以“鲜卑”作带扣名者都是北方游牧民族的用词。这在史料上记载甚详，如《汉书·匈奴传》颜师古注：“犀毗，胡带之钩也；亦曰鲜卑，亦谓之师比，总一物也，语有轻重耳。”颜氏又引张宴说：“鲜卑，郭落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郭落带即突



厥语之腰带。又《战国策·赵策》：“遂赐周绍胡服衣冠、具带、黄金师比。”可见“鲜卑”这种带扣是用于胡服上的扣具。那么这类带扣又何以用“鲜卑”来命名？这正是自身民族观念的反映。“鲜卑”一词广义上就是民族的称谓，它原出自东胡族，公元前2世纪东胡被匈奴击败后，其中一支北逃至辽东塞外的鲜卑山，故而名之^[6]。狭义上是指一种瑞兽，因为鲜卑人崇拜它，使之成为部落的标志将其形象刻在带扣上^[7]。出土实物可表明，凡这类带扣几乎所有扣面均饰兽纹。这里无论是山名还是兽名，“鲜卑”作为带扣的名称，完全是出于鲜卑人的一种民族信仰和崇拜。而晋皇室“御府”中特意制造这种被称之“鲜卑头”的带扣，显然是为了迎合鲜卑人的需要，那么晋室中可能已有鲜卑血统了。

我国历史上，早自东汉开始，曾不断允许北方少数民族迁入内地。曹魏至西晋时期，为了补充劳力和扩大兵源，内附民族更是日益增多。然对于汉魏以来的内迁政策，西晋王朝不少上层权贵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他们竭力主张“戎晋不杂”、“裔不乱华”，宣扬“为祸滋扰，暴害不测”的严重性，公开提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8]。西晋时期上层社会对异族的排斥程度十分严重，试想该时鲜卑人进入皇室最高领地似乎是不可能的事。西晋以降迁都建业，随着时间的推延，北方各少数民族大量与汉人杂居，汉化程度进一步加剧。东晋时期是否有鲜卑人加入皇室，史料上虽没有明确记载，但也有值得探讨的地方。比如《晋书·明帝纪》记载，太宁二年六月，江州刺史王敦造反时便骂明帝母荀氏为“黄须鲜卑奴”。若此说为实，则东晋自明帝后皇室中已带有鲜卑血统。那么上海博物馆收藏的这件白玉袞带鲜卑头作为东晋太和五年的作品就事出有据了。

图三

1. 内蒙古杭锦旗桃红巴拉春秋匈奴墓出土的死舌铜带镞摹本
2. 吉林榆树老河深鲜卑墓出土西汉晚斯神马纹死舌铜带镞摹本
3. 新疆焉耆博格沁古城出土东汉龙纹活舌金带扣摹本
4. 洛阳东关夹马营路东汉墓出土玉质活舌带扣摹本
5. 湖南安乡西晋刘弘墓出土的活舌金带扣主题螭纹摹本
6. 上博珍藏东晋龙纹玉“鲜卑头”复原图

有关中国古代带扣的历史,已有多位学者作过专题论述^[9]。从出土实物看,它遵循了一条从死舌到活舌的发展过程。大约自春秋晚期一直到战国,在我国北方流行着一种圆形死舌铜带扣,这种扣具不但时间早,而且是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所特有,在古代文献中被称之为“带镞”(图三:1)^[10]。到了汉代,带扣的造型由简单到复杂,但所用之扣舌除沿袭部分死舌外,已向活舌进化。前者如吉林榆树老河深鲜卑墓出土的马蹄形铜带扣,其扣舌固定在环上,保持了早期带镞的原始结构(图三:2)^[11];后者如新疆焉耆博格沁古城和洛阳东关夹马营出土的带扣,扣舌已能活动,显示了其科学的一面(图三:3、4)^[12]。综观汉代传世或出土的活舌带扣,造型上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其穿带开孔不但比先代加大加长,而且呈弧形。晋代带扣出土实物较多,作为礼仪性扣具,西晋刘弘墓出土的金带扣最为典型(图三:5)^[13]。其基本造型仍保持了汉代前圆后方的马蹄形特征,只是穿带之孔已改弧形为长方形。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该带扣纹饰作一螭虎,形态张牙舞爪,背上镶嵌绿玉44颗,螭身正中嵌一大珠,其图案形式和风格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这件鲜卑头完全一样。上海博物馆带扣表面雕刻一龙纹,除龙、螭头部形状不同外,身体布局及四爪动向一致。原龙身镶嵌的宝石已脱落,但留下了24颗嵌洞,龙身正中也同样有一大珠孔。上海博物馆珍藏的这件玉质带扣如今虽为残器,但由于与刘弘墓出土的带扣年代相近,风格一致,故完全可以恢复其原貌。今测得左行铭文22字,文字长7.6厘米,若“将”字前再增加“督摄卤簿典兵中郎”8字,按其比例递增则可增加长度2.8厘米,则直行文字总长可达10.4厘米。再加上扣针及恢复前弧结构,我们就能对这件袞带鲜卑头作出复原(图三:6)。

通过上述排列,我们清楚地看到上海博物馆珍藏的这件白玉带扣,在造型上与汉代

前圆后方似马蹄形的活舌或死舌带扣是一脉相承的。而与汉代带扣有承袭关系,结构上更显原始的圆形死舌带镞,则是春秋至战国时期北方民族所特有的扣具。由此,我们不但在带扣的器型演变上找到其源头,所谓“白玉袞带鲜卑头”之刻文,更是从文字史料上为中国古代带扣起源于“鲜卑”等北方游牧民族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 [1] 《洛阳东关夹马营路东汉墓》,《中原文物》1984年第3期。
- [2] 现由上海博物馆玉器馆陈列,图见《玉器馆》说明书。
- [3] 孙仲汇《上海博物馆藏宝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
- [4] 孙机《我国古代的革带》,《文物与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 [5] 清·黄本骥《历代职官表》卷四“奎仪卫”。
- [6] 张博泉《东北地方史稿》89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
- [7] 包尔汉、冯家升《“西伯利亚”名称的由来》,《历史研究》1956年第10期。
- [8] 《晋书》卷九七《北狄匈奴传》,《晋书》卷五六《江统传》。
- [9] 王仁湘《带扣略论》,《考古》1986年第1期;又见[4]。
- [10] 《说文·角部》:“镞,𧈧或从金、𧈧。”“𧈧,环之有舌者。”段玉裁注:“环中有横者以固系。”匈奴带镞早在春秋晚期墓中已有出土,内蒙古杭锦旗桃红巴拉和毛庆沟匈奴墓中都出圆形带镞。田广金《近年来内蒙古地区的匈奴考古》,《考古学报》1983年第1期;田广金《桃红巴拉的匈奴墓》,《考古学报》1976年第1期。
- [11]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榆树老河深》,文物出版社1987年。
- [12] 韩翔《焉耆国都、焉耆都督府治所与焉耆镇城》,《文物》1982年第4期;洛阳文化工作队《洛阳东关夹马营路东汉墓》,《中原文物》1984年第3期。
- [13] 安乡文管所《湖南安乡西晋刘弘墓》,《文物》1993年第11期。

(责任编辑:张昌俤)